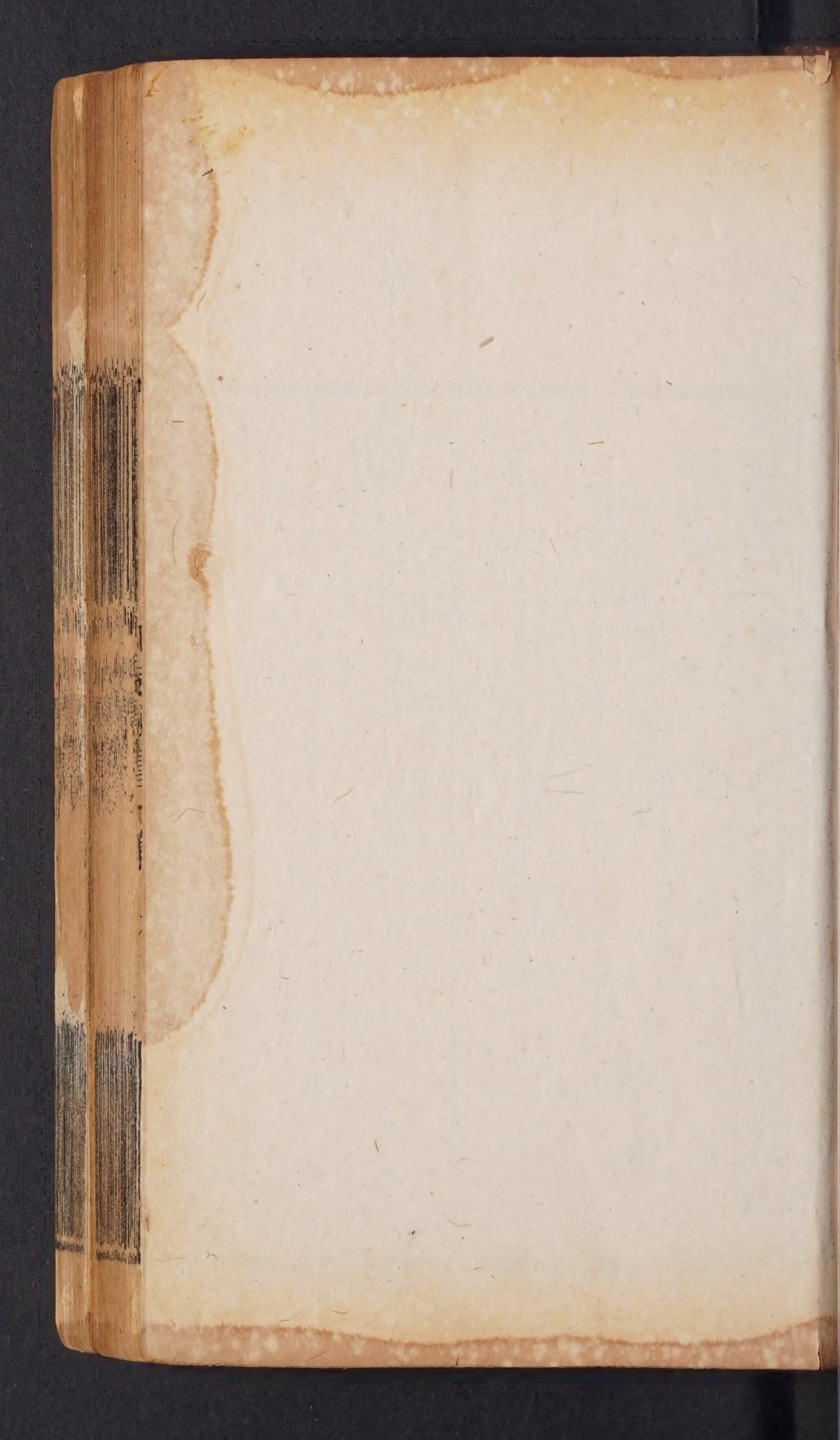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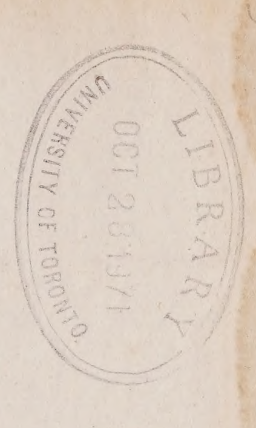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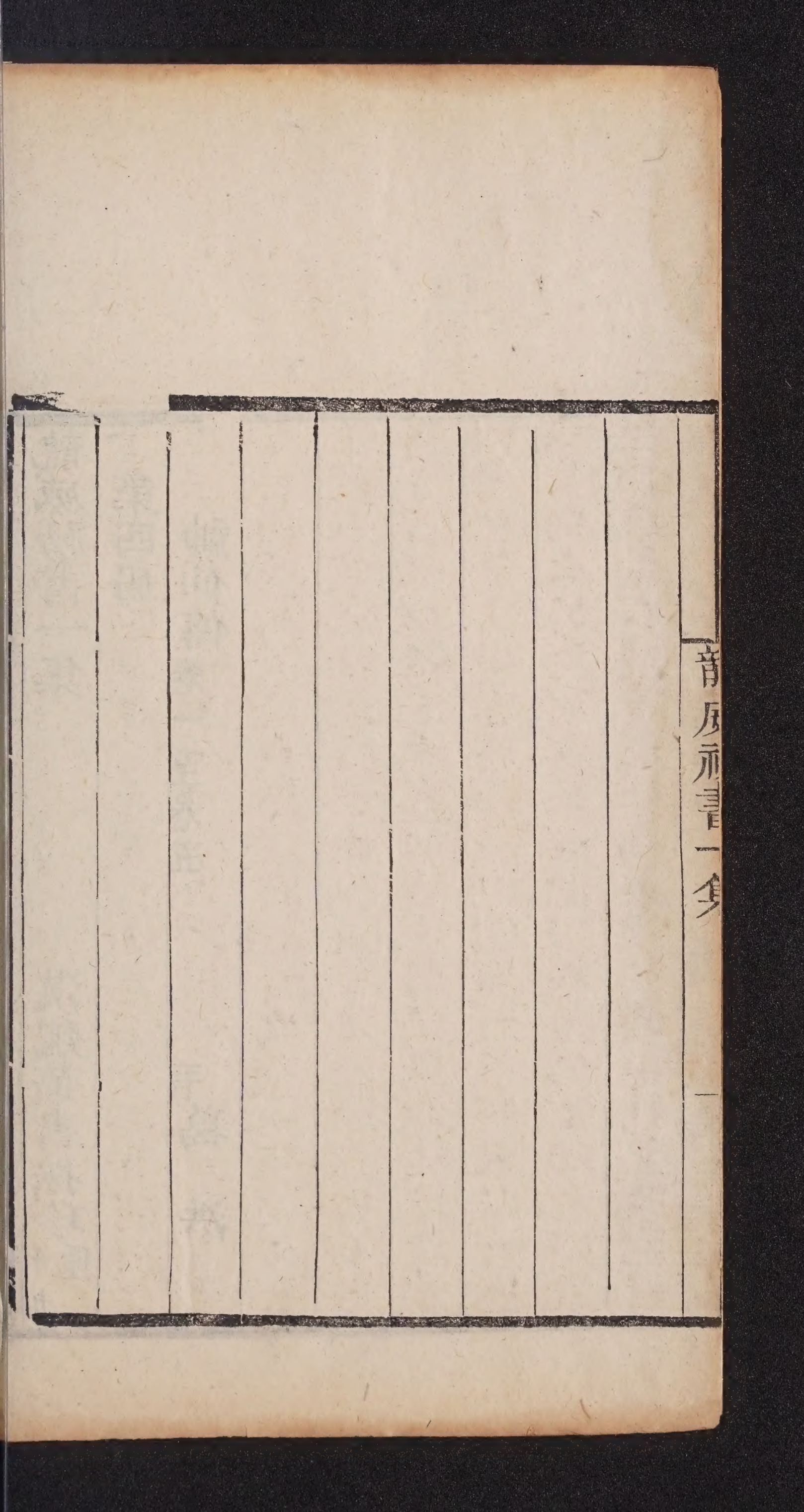




龍威祕書一集　漢魏叢書採珍十九種

第四册

神仙傳卷一至卷五　晉葛洪



神仙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术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煮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

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

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

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

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輕舉

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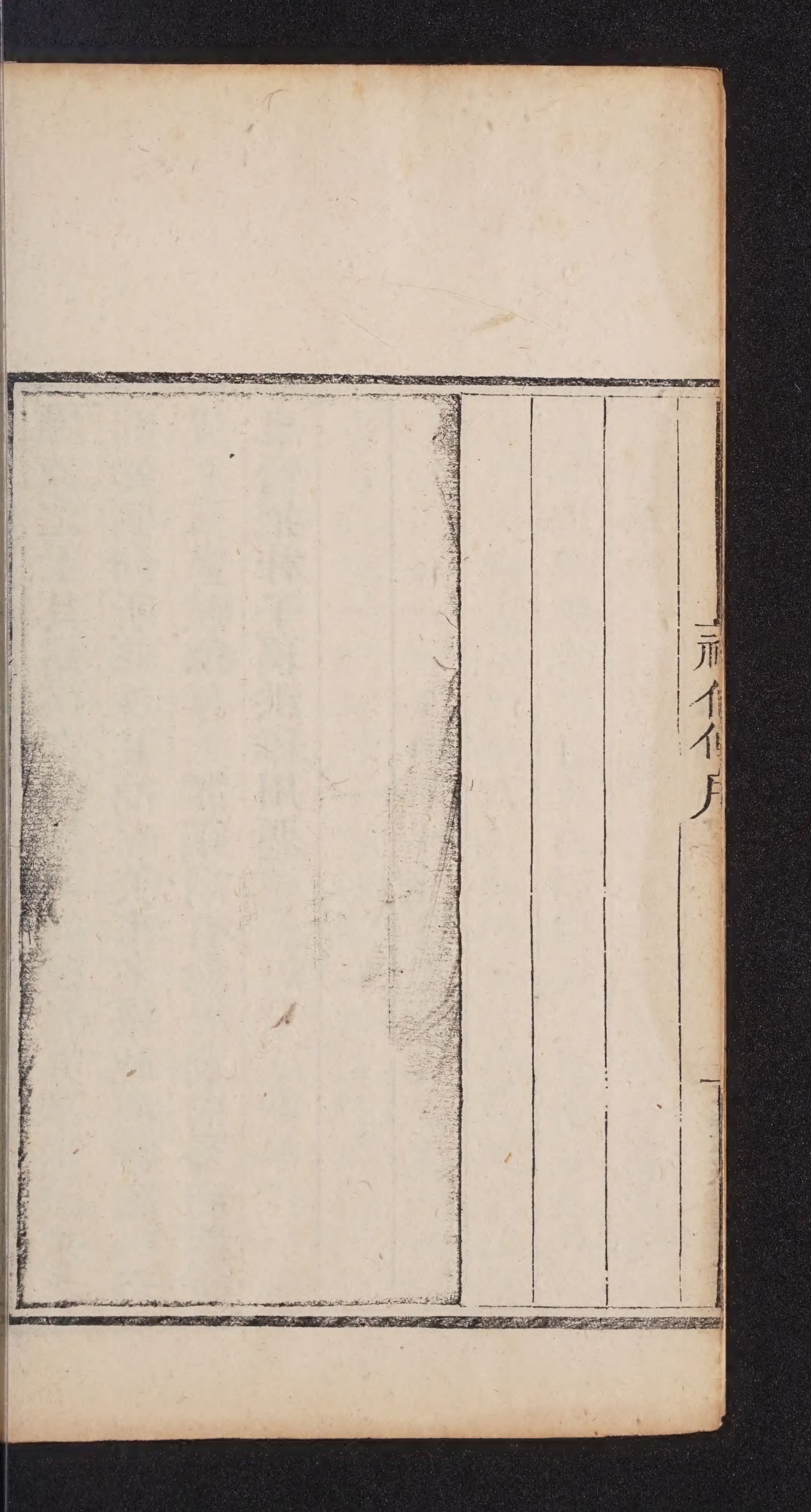
砂阮邱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

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

於五華子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

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眞

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
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
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
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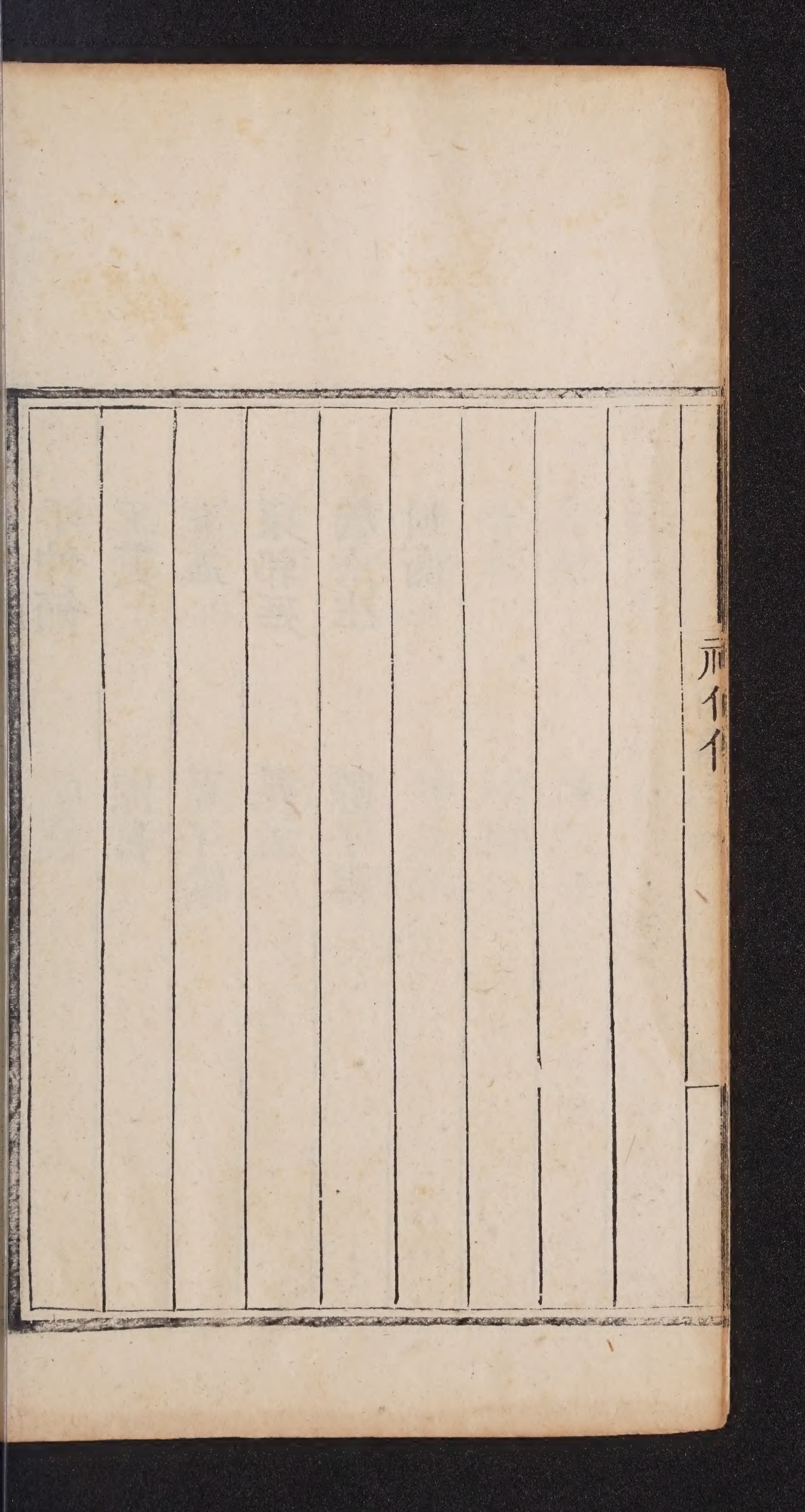
神仙傳目錄

卷一

卷二

卷六

沈文泰　涉正
皇化　北極子
李修　柳融
旃越　陳永伯
董仲君　王仲都
離明　劉京
清平吉　黃山君
靈壽光　李根
黃敬　甘始



神仙傳卷一　　漢魏叢書原本

晉　葛洪著　　武林徐仁毓閱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

而自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

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

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

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禀氣

是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眞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

之師名邛相從三年而後可敎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

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

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緡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

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眞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幷執弟子之禮具以

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
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
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
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
保其榮寵太子太傅䟽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
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淸貴及諸隱
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顚
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
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䘏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

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

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靑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

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眞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翺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眞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

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

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别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

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

向責己謝過臥起早宴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入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

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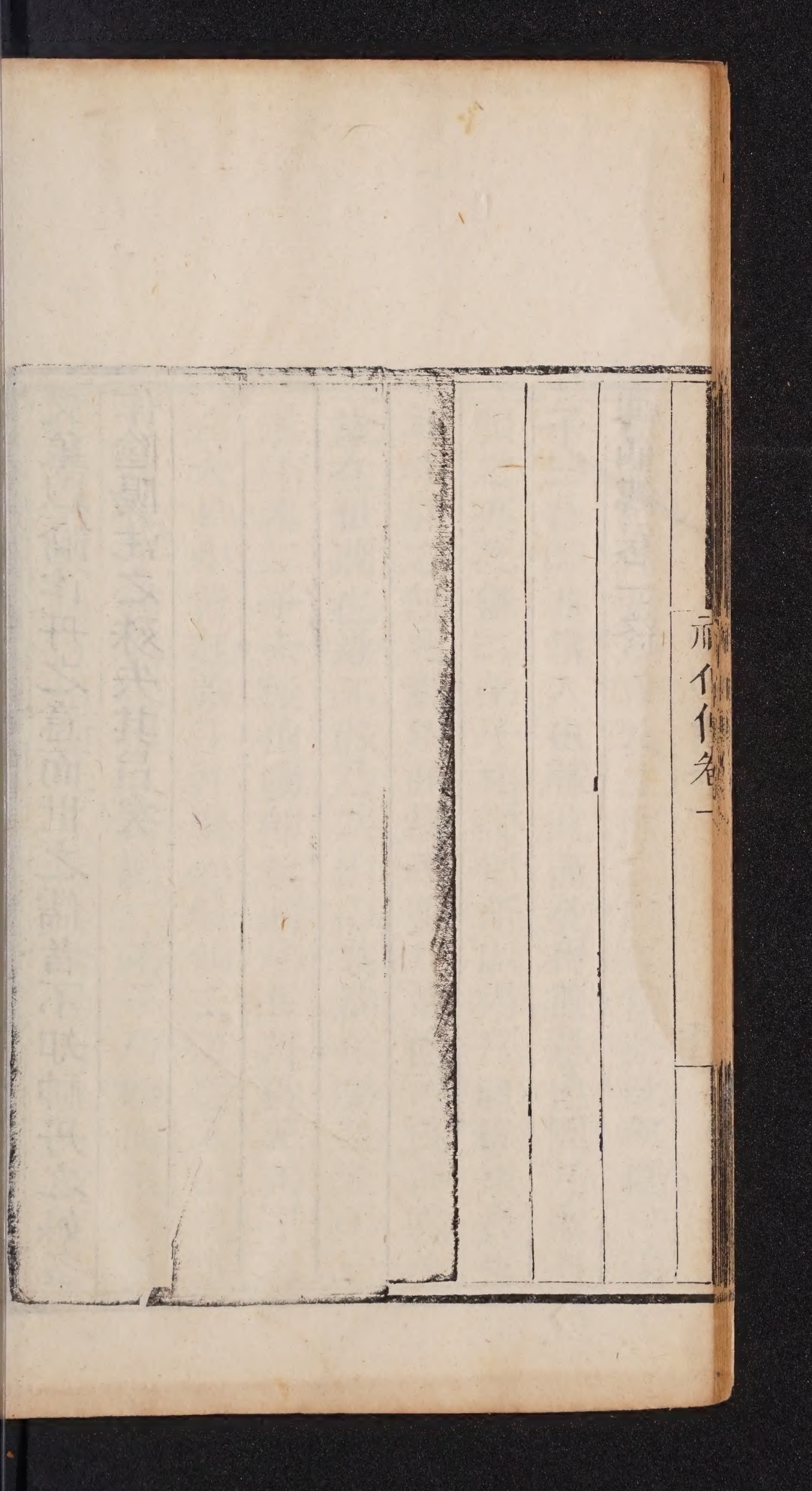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旣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

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叅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

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效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仙傳卷一終



神仙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

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黄初平

黄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歴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

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兒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

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

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月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

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

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鬒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旛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

丈餘不從道衢旣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信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

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

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以知經心中所言

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

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

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

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

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立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悋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

愈須入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爲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瘢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眞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幷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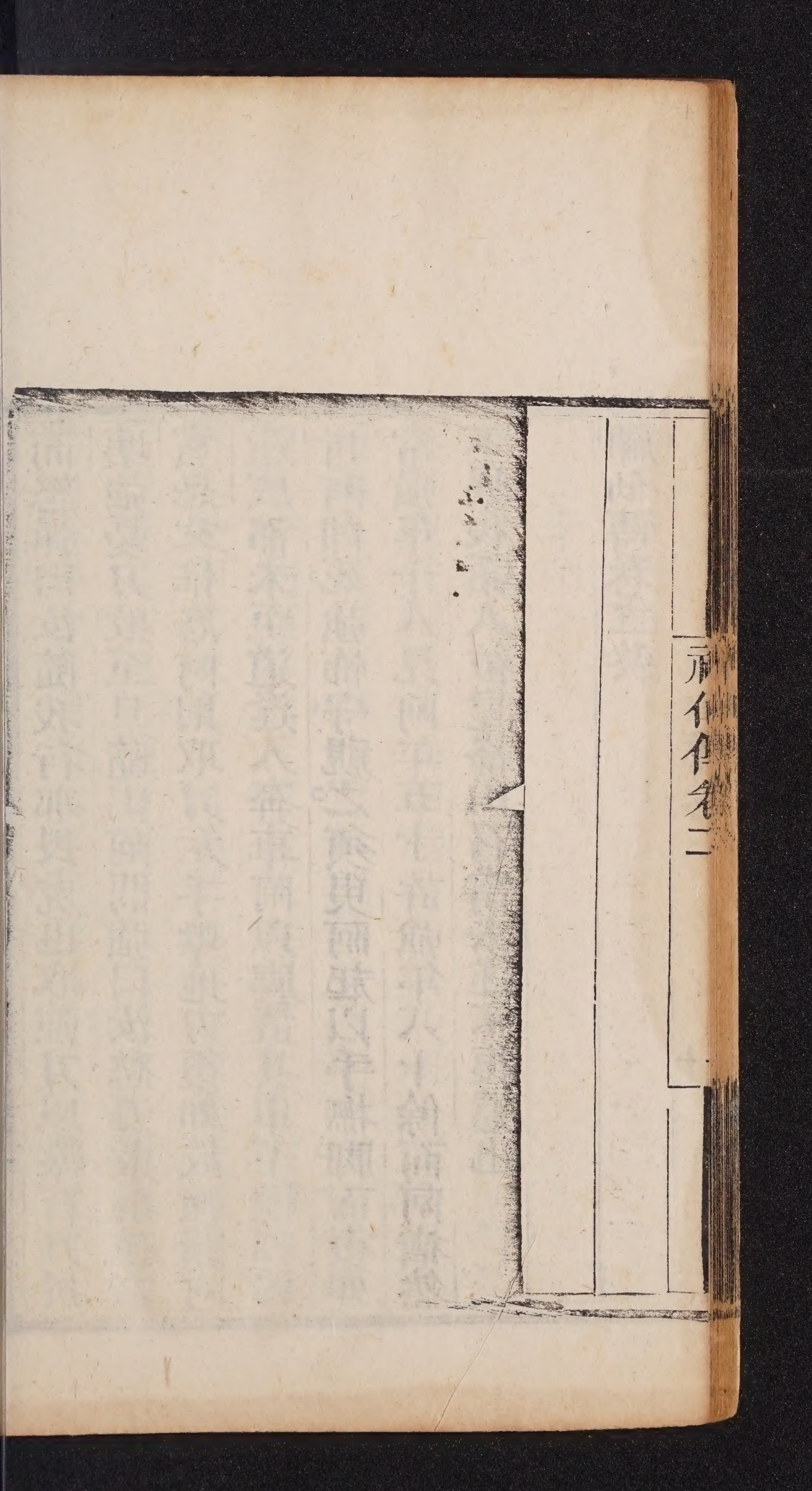
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慼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

而怒强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愁爻性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仙傳卷二終



神仙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濵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勑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

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絶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顔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黄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立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

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頴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

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顔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旣能卽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淸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勑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

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
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
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
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
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
請求放赦先人根勑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
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
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
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

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

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

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
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
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赦乃天也神人曰
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
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
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
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
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鬭爭此乃尸與神
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

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韃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

性愎急未中敎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眞能死汝但怨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

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

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畧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慽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

聞仙人敎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

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方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兎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卧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

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

獄中或狐狸鼉虵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曰

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郎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

月徹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来
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
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
兒遣歸置其家所卧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
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
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
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
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
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

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仙傳卷第三終

神仙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

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
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
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
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
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
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
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
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
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鈎深

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

而迎發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鏁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遺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敎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

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瞑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淩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本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淸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救遂授王丹經

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為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名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

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
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
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
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
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
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
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
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
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

虫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厠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

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眞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

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眞能得道矣乃將入靑城山中煑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淸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于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
余爲六矣二十八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
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
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
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
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
俗民謂爲不然以巳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
草澤間士以隱遯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
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人亦

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閒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靑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緘書合
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
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
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
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靑雲承翼與我
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
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
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之聖師體道
之眞升降變化喬松爲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
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
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
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
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
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
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受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黄白已成貨財
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

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

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

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葢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飮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

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

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顔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疋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巳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悋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

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

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

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神仙傳卷四終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

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

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
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
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强勇無所疾患氣力
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
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眞然陰陽之事
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
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
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
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已此是伏尸都市肉

爨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
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
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面
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
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
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
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
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勑天兵赦
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

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寛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

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輙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劾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焠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
堙拔

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郎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

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爲一貍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已

生一兒復化爲貍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潄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

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别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値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

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
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
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
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
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
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
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
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
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

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

受執入獄獄吏欲搒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荆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

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墯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墯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

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

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

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

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

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繩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卽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敎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僊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

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恠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大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

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眞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恠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

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使歸事子訓灑埽供侍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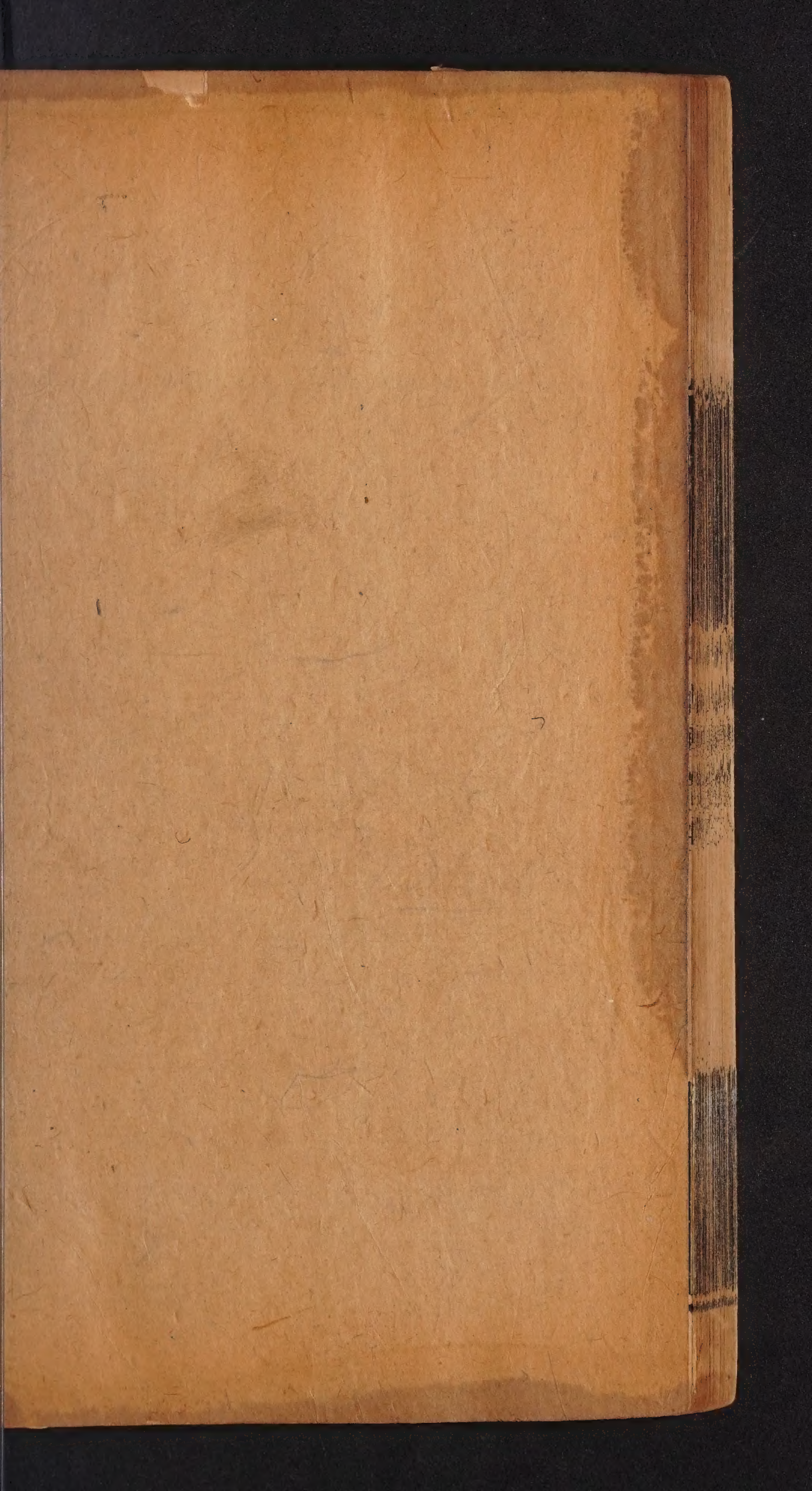
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知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為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耶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聞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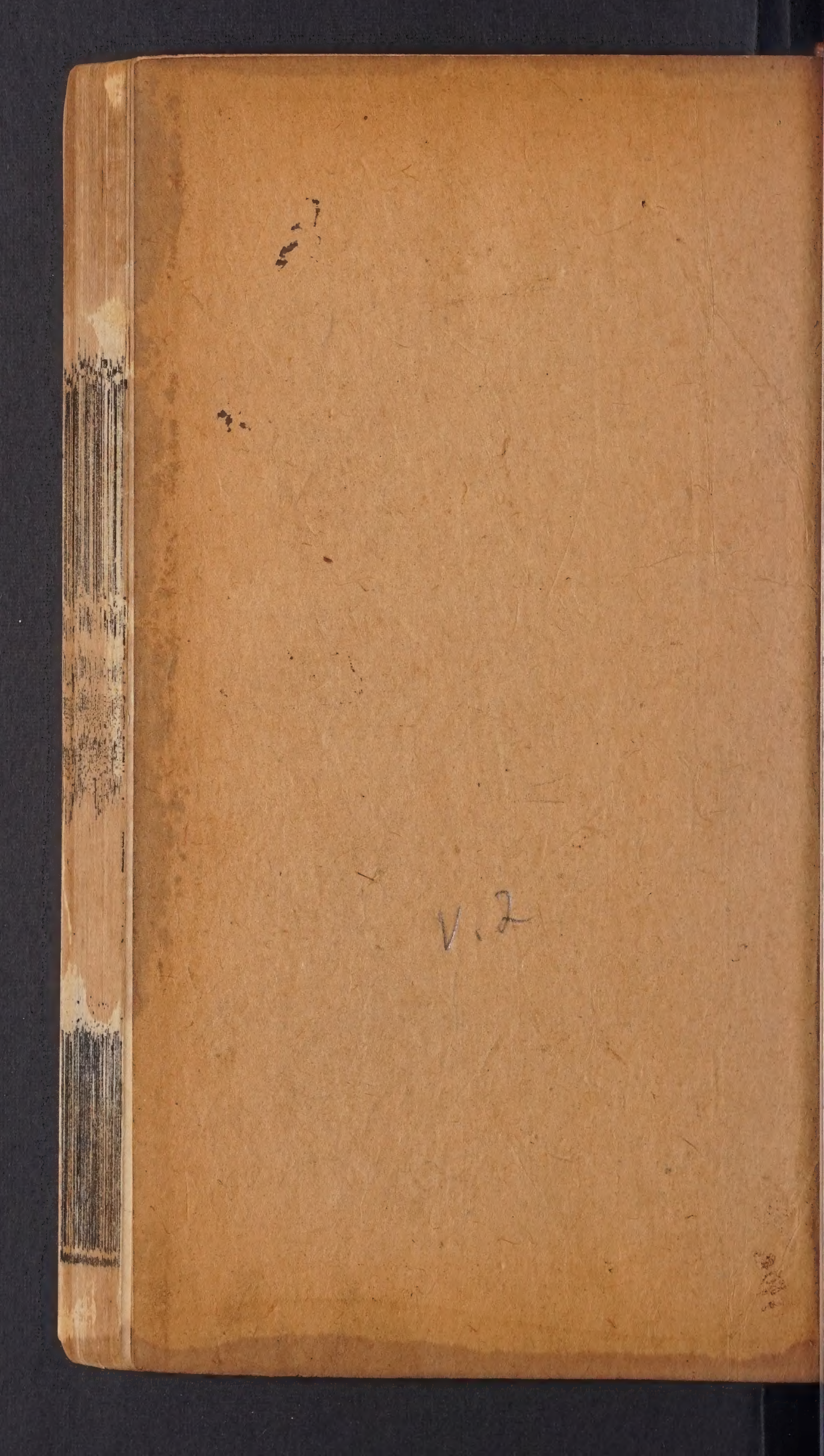
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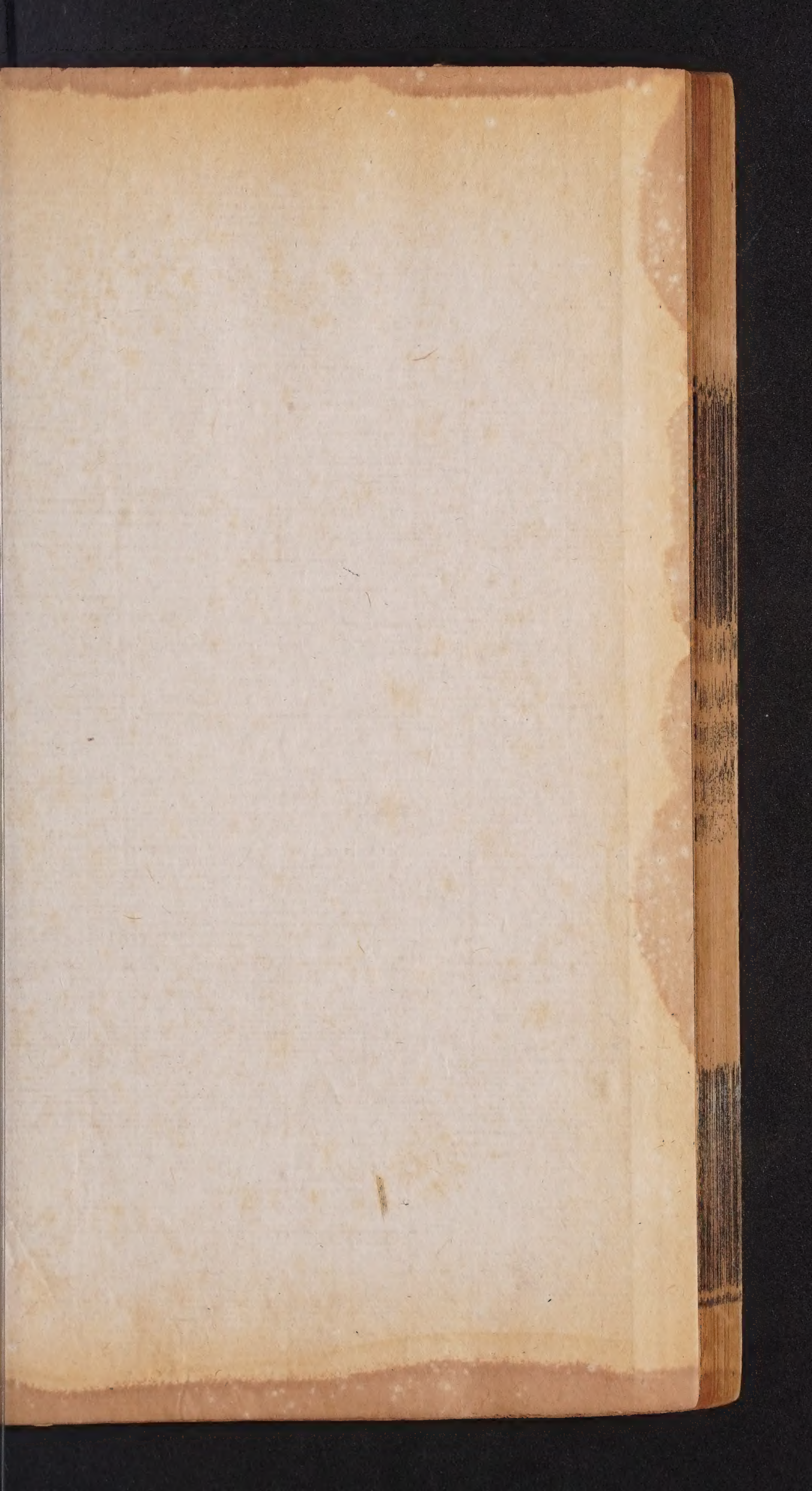
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五終






V. 2







龍威祕書一集　漢魏叢書採珍十九種

第五册

神仙傳卷六至卷十　晉　葛　洪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爲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

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言覩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

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歛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卉花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

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爲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爲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爲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爲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

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懐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

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郄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

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
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
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
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
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後棘
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
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
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
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

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大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

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携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琕琕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

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鬬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

之座人恠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者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閒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

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被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别去不知所適所請者

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輙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

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坂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難

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淸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旣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辠不足敎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卽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

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

巳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

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

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爕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爕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爕内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爕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

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爕上車將還
至門而覺爕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
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爕
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
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爕去爕涕泣留之
不住爕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
一棺器耳爕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爕以其
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爕
好自愛理爕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

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

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

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

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仙傳卷六終

神仙傳卷七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氷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

拆。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戸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自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

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卽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卽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

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魘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劒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

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
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
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
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
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
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
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

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

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投當以潔器盛之置於高處清受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

服术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大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窻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窻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卽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尓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之事大者卽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卽復病也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朮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則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

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二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玄飮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

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羣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廻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賈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

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靑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嘗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

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
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蟆
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
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氷雪又能
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
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
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
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
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詐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

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卽便書符著社中一旹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

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鉤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旣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

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
取之終不爲出也亦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
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
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
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
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
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
廟廟神使主簿敎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
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

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
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
三日日中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
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
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
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此一
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衞叔卿

衞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

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衞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令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

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

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
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
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
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
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
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
不復爲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
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
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淵實乃以語之

粱伯但不見桂下之神方耳後楊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粱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

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兎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

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

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

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

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壞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

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眞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

餚疎略至於游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人盡氣絶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别造一家之法著道

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
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
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
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
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
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
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
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
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

也其務蚪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煇煇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

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冊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

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玉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

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禀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

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郎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求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

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
來何晩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
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
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
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恠之曰安世處空室何
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
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
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
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

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

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
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
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
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陸壺器便
欲頽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
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嘘水興雲奮手起
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
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卽皆登岸
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

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神仙傳卷八終

神仙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卽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

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賔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賔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氊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

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
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
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
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
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
或發人馬或化為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
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
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為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凶世哀

孔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恠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着鳥所

嗚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㲼㲼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愼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七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草燃火煮雞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僥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衞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卽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綵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

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真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著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為也乃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法

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閣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爲吳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幷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

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千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

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廻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

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

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簁挿飯中攜錢而去斯須郎以鮓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經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

母遂覓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巳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

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愼勿開也言畢卽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翶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卽扣櫃所須卽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卽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葢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

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

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按御覽引此傳云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易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

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

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入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恠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閤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恠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

徃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徃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

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主共語云暫至遂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應在外郎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

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遥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自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

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岳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
翌衞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
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
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
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
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
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
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
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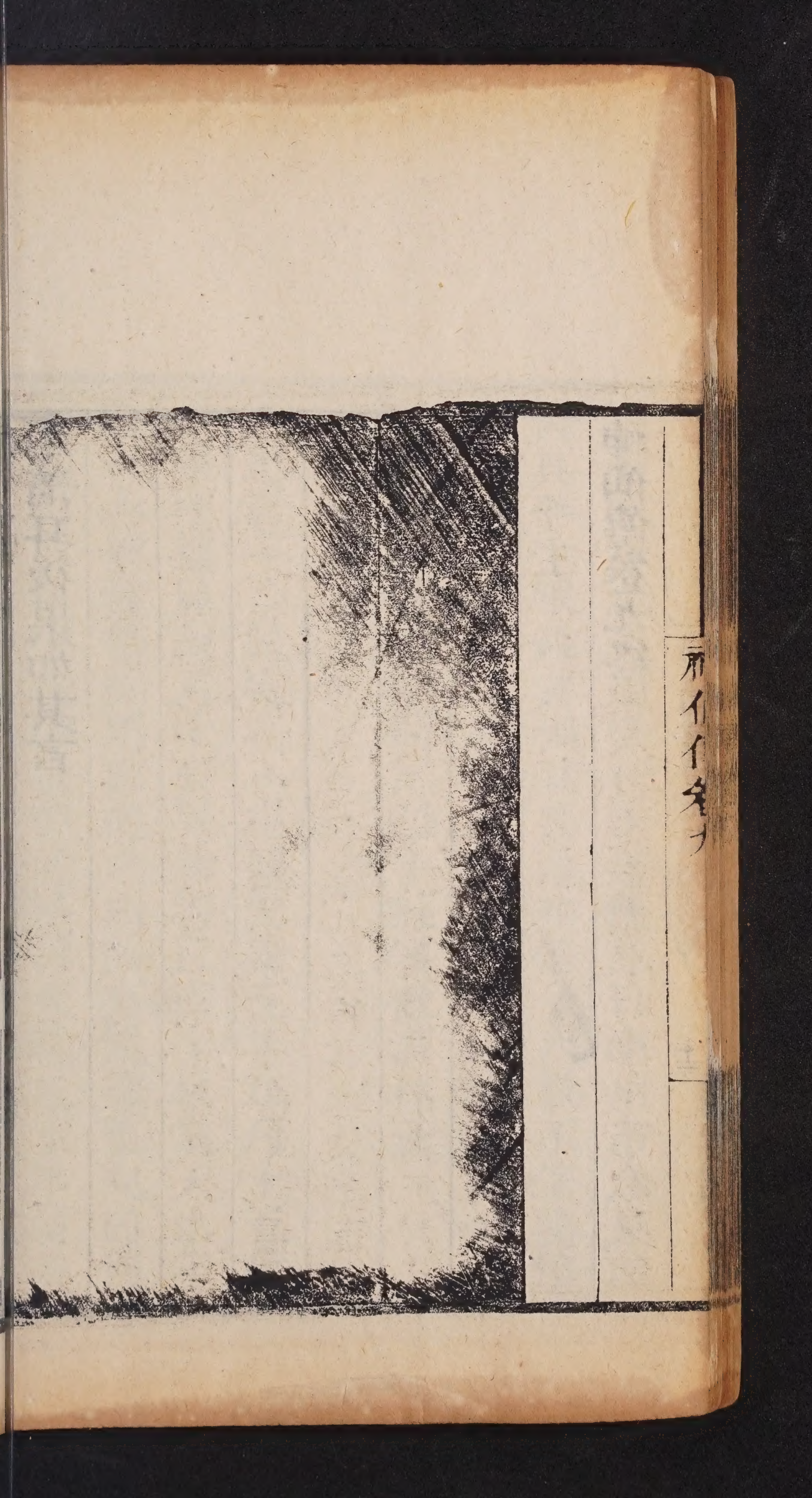
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負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歎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簑帶劍思自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

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神仙傳卷九終



神仙傳卷十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老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

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卻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卻虎狼安全已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旣

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咒詛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眞生矣以鐵冶鐵之謂眞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

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

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咒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如

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縶其足閉客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僊去必有僊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烋烋然又當盛夏曝之

曰中國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

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對曰晩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

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旣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但爲水中之松栢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

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廚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淩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淩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

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竊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園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族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以七百

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僊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黄敬

黄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治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子陽曰吾

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葢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為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太闕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按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劉聰也）來度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眞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卽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

王眞

王眞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

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見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郄元節事眞十餘年眞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几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

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卽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

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

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

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

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

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

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卽

成泉井而可汲引又汲入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母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术絕穀八十餘年日少

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麏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朮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壻用餌朮法服之病自愈安壽一百七十歲登山

取朮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眞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眞形圖遂周遊天下鼓山官水神濟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擊皆不

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携藥筒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筒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邱山不見

神仙傳卷十終

